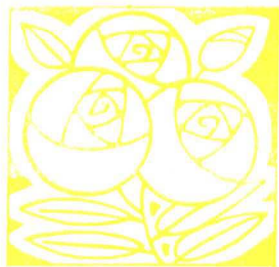


边外集

丁耶



花 城 出 版 社



边外集

丁 耶

花城出版社

边 外 集

丁 耶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人 民 书 店 发 行

七 二 二 八 工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55,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册

书号 10261·507 定价 1.35元



作者近照

目 录

故乡，母亲.....	1
“游学先生”.....	11
故乡的毛孩.....	19
梨.....	27
访蚕乡.....	32
山槐.....	37
“狗咬队长”.....	40
“马阎王”和马.....	46
妻颂.....	53
新书橱.....	61
表.....	67
惩罚.....	71
集邮.....	76
心债.....	79
心病.....	83
“糊”趣事.....	91

修鞋	117
照像	128
罢官	132
杀鹅	140
放鸡	145
盖棺	149
“边外人”	158
“风云子”	164
大海的微笑	170
长白山诗话	177
蝴蝶沟纪实	186
我与诗	203
诗之路	211
“稀饭过敏症”	217
散文的再尝试	223
访艾青	229
创作与生活	235
我与曲艺	246
跋	255

故乡，母亲

足足有三十年没有回故乡了，一来由于交通不方便，二来我作为一个地富子弟，回故乡去总觉得有点怯生生的。但是，故乡终归是故乡，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无时不在思念之中。三十年了，故乡是不是还能认我这个已年过半百的游子？在县招待所就听说通往故乡的老山道，从今年初就通汽车了，这给我增添了回乡的方便和勇气。

我赶到汽车站去买通往黄家堡的车票。售票员是一位胖姑娘，一听我说买到黄家堡站的票，便说：“没有这个站名。”她拒绝收我的票钱。我怎么也解释不通。正在为难之时，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一位老大爷向我提醒说：“同志，你说买到太阳的车票那就妥了；黄家堡子就是现在的太阳。”我听从老人的话，买了一张到太阳的汽车票。然后凑到这位老人的身边坐下，想打听一下黄家堡子为什么改名“太阳”的。这位老人脸上堆满皱纹，看上去年纪至少也有七十多岁，但目光炯炯有神，在椅子上把身子坐得笔直。看来老人家早已把票买好，就等登车了。“老大爷您到哪去？”“太阳，

咱们是同路。”“太阳就是黄家堡子吗？”“我不告诉你了吗？太阳是后改的名字。”“为什么要改呢？”“黄家堡子是地主当世那管起的名，姓黄的地富很多，红卫兵造反时改成太阳村了。”老人一提地富姓黄的多，这倒是事实，我也就没有异议了，我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也不错么。可是，我的话却勾起了老人的一番牢骚：“我们这块儿有不少地名全都改了，白旗沟改成红旗沟，你看这糟塌人不？”我知道白旗沟是镶白旗满族人聚居的地方。

我和老人唠到这里，车站广播通知，往太阳方向去的旅客，开始剪票上车。我帮助老人背着他那个沉重的包裹，一起跨进车门，并排坐在一张双人椅上。几分钟后车就开动了。我想，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到达老堡，就要见到久别的乡亲，我三十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三十年前，我调回东北，在一个大学教书，那年暑假我们的院长吴伯萧让我回故乡看看，他说：“你是东北流亡学生，大概有十多年没有回家了吧？”我临走时，这位延安老作家又叮嘱我说：“你的出身成份高些，回到故乡，要宣传党的政策，特别注意影响。”我暗想，吴院长对我总是婆婆妈妈的，我是从蒋管区冒生命危险，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早和家庭划清界限了，您就放心吧。那次回乡正是抗美援朝开始，故乡正好在第一线上。当我一踏进老堡，一些地富子弟听说我回来，争来看我。第二天，有的地富本家叔叔婶娘们就向人吹嘘、示威，说他们有一个“革命”的侄子！这时我才体会到临行时吴院长对我叮嘱的意义。我回故乡起

了坏作用，心里十分不安。我想既然地富子弟们把我包围了，我就借用这个有利条件向他们宣传宣传吧。那天晚上，我向这些地富子弟讲起革命道理，从土改讲到发展生产，从解放战争讲到抗美援朝。还现身说法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批评了几个叔伯兄弟；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上过伪满“国高”，区里让他们教小学，他们不肯干，向我表示决不当“孩子王”。经过我的说服教育，有一个叫小冬子的参加了抗美援朝，当上坦克兵；有一个叫小文子的，当了小学教员。村上的干部听说我回来了，先是不敢接近我，当我给地富子弟上了两晚上政治课以后，就都跑来看我，他们对我说：“黄同志，您这次回来给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有的地主分子就盼蒋介石打回来呢！谣言可多了。您这么一开导他们，比我们给他们上十天政治课还解决问题，他们相信你这个当哥哥的。”我听了村干部们这么一说，心里热乎乎的。

“同志”两字一直温暖了我三十年啊！

汽车驰过洋河大桥，很快就钻进山里。我不知道身旁坐的老人是到太阳村走亲戚呢，还是办什么事情，便问：“老大爷，您是串亲戚去吧？”“不，我是回家。”“你家就住在太阳村吗？”“不远，在龙眼沟。”我知道龙眼沟和老堡就隔一条小河；我小时候还被我家的长工“周二虎”背着上南山看放蚕呢。“您老人家在龙眼沟住多少年了？”“我是那地方生人。”没想到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和我同喝古洞河水、同烧南山柴的老乡亲。也许是一种习惯吧，在同一位生人进一步相认时，我是总先用话探问他的出身、成份。这次

也没有例外。“老大爷，您在龙眼沟是种地呀，还是干别的？”“种地，放蚕。”“过去您是种自己地，还是租地种？”这位老人听我这么一追问，倒引起他的注意，先看了看我才说：“租老黄家的地！”“是租德生福的地吧？”“德生福”是我家开的那个店铺的名号。老人又认真地盯了我一眼：“同志，你对太阳很熟悉呀？你是不是下放干部？在东山沟落过户？”我本来想马上告诉老人，我就是“德生福”这个黄家大院的后人。可是我想从这位老贫农口中听听他对我们这个有七、八十口人的地主之家的评价。尤其是我，从童年起就离开家，对自己的阶级出身，仅仅根据本本上的阶级分析去认识，缺乏感性知识，趁这个机会补补课。所以决定先不暴露身份。当我向老人说自己是落过户的干部，他笑着说：“我一猜你就是老‘五七’插么，要不怎能这么熟悉老山沟子！”

“德生福有四老股，您给哪老股扛活？”

“给四掌柜的。”我的天！就是给我爷爷这老股扛活啊！“大爷您贵姓？”“免贵姓周。”难道他就是背我上南山吃蚕蛹、抓家雀的“周二虎”吗？我记得在大伙房里最能干的长工就是“周二虎”，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没有娶老婆，年节都是在我家过。奶奶待他很好。父亲念书回来，两个人还常常摔跤。我问：“大爷，那个黄四掌柜的待人怎样？”我这一问，勾起了这位老人尘封的记忆，他的额前皱纹更密更深了。“老黄家四老股我都扛过活，数老二那老股坏，他那两个儿子，抢男霸女，土改时镇压一个，跑掉了一

个……，数四老股这枝儿人好，后人也不错。”在我倾听老人的评述时，我的每根神经都绷得很紧，象犯人听审判，又象学生在等待老师发表考分。当我听到他说四老股这枝儿人好时，我象得到特赦似的，松了半口气：“大爷，四掌柜的不也是地主吗？他这枝儿人为什么好？”我表现出一副“左”的面孔探问老人。老人看了我一眼，不以为然地说：“人跟人还能全一样？这都是因为四掌柜的娶了个好老婆。”他说的“好老婆”就是指我的祖母。我听母亲说过，祖母是贫农的女儿，对伯父和父亲管束得很严，不许抽烟喝酒。父亲到县城念中学时，回家都要一分一厘的报帐。这位老人已经给祖母作了鉴定。该问问我的父亲和伯父了。我用话引他：

“大爷，这个四老太太有几个儿子？”“三个儿子。老大有手艺，学木匠；老二没念几天书，在家下庄稼地，土改时订个富农成份，可人家是个烈属呢。”“烈属？”“是啊，人家二儿子抗美援朝，开坦克，死在朝鲜战场上。”我听了这个消息，心一动，这不就是那个小冬子吗，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大眼睛、两个酒窝的小伙子，在我上次回家时，他整天跟在我后边，老是央求着：“大哥，你再多讲点时事，我们这个老山沟啥也听不到。”老人又继续说：“小冬子这孩子战场上很勇敢，立过二等功。”乡亲们是公平的，冬弟得到老贫农的称赞，我当哥哥的脸上也添光彩。可是对我的父母评价如何呢，我在开口问他时，心情又紧张起来。老人一听笑了，“黄老十啊，那是个好人。”黄老十就是我父亲，他在四老股里排行是老十。“黄老十怎么个‘好’法？”

“好，就是好，打个比方说吧，我种他家的地，一年三十石租子，他爹叫他写文书时，可他一笔就勾掉十石租子，你说好不好？！”“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老人笑着说：“人跟人不一样呗，再说，那时候也讲人情啊！我们俩小时候总是在一起淘气。”

“黄老十有后人吗？”“你这个同志，问的可倒怪！人家怎能没后人？”看来老人有些不高兴了。我知道父亲由于受“五四”运动影响，放弃一个地主儿子当“少东家”的命运，一直在外县当教员。我又明知故问：“现在他的儿子都是干什么的？”“啊，老十有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现在人家都出息了，都远走高飞了。”老人说到这里有些伤感，又好象为黄老十后人得好而祝贺。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已涌出眼眶。“他们没有回来看看吗？”“我们这穷山沟子，谁出去还想回来？！”“不见得吧，故土难离呀！”我几乎要跳出来替自己辩护了。“对，老十那个大儿子回来过一次，那是抗美援朝开始那一年，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你老人家认识他吗？”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怎么不认识？这孩子小时候可淘气啦，我还背他到南山看放蚕呢！”没错儿，他一定就是当年背我抱我给我打鸟的“周二虎”。

“现在您再见到他能认识吗？”老人想了想说：“这个人也快六十岁了，我哪能认出他呢？听说已当上大学老师了。不会再回来了。”他说这话时带有几分伤感。我心里也是有说不出的苦衷，本想年年都回来，可是这二十多年当中，先是流放、又是“牛棚”，又是下放，我插翅也难飞回故乡

呀。

汽车开始爬大岭了，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我这时再不向老人说明身份，还等什么时候呢。我改了称呼说：

“周大叔，您老人家看我象不象你背过的那个淘气小子？”

“你？”他转过脸来，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说：“象，象黄老十，象你爹……”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周大叔，你老人家好！我特地回来看看乡亲们，看看你老人家。”老人家的泪水已蒙住了双眼，“孩子，你怎不早说呀？你饿了吧？我这包里有鸡蛋，是我那个大孙子媳妇临走给我煮的。”我的眼角也湿了。本来我还想多问问老人这些年家乡的变化，汽车已翻过大岭，我们都要下车了。古洞岭根底下就是我出生山村——黄家堡子。

汽车由于加大油门爬坡，烧开了的水箱需要冷却，一过岭，司机就停住车，从山涧里打来溪水，往水箱里灌，他自己先喝了一口清凉的溪水，直叭嗒嘴。这引起了我的羡慕和口渴，美不美家乡水呀，就是这条古洞河流过我家的门前。在这条小河里我摸蝌蚪、抓鱼……，我决定从这里下车，沿着小河走进村去。周大叔象很理解我的心情，“下去走，也不远，多少年没有回来了，都看看……”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到他家去吃午饭。

还没有看见小河就听见我熟悉的淙淙的山水响声，这哗哗的流水声唤回我童年的记忆。我几乎象孩子般地飞跑到河边。我走过多少长江大河，但一直没有忘记这条小溪，它时常在我的梦中出现。今天我又重温我儿时的流水欢梦里的

歌，心情象山溪水一样奔腾激荡。

我先舀一捧水喝了，水清凉沁入肺腑，又洗了洗我半世风尘的脸。我脱了鞋袜，高高挽起裤腿，赤着脚趟着河水。河里的五光十色的鹅卵石异常好看，我几乎能叫出它们每块石子的名字。我选那最美丽的石子装在我的口袋里。还没有走完半里路，上衣口袋和裤兜都装满了湿漉漉的石子。我拾着石子，拾起了久已忘怀的记忆，就是这些有美丽花纹的石子，装饰了我的童年啊！一群群小鱼从我削瘦的脚面游过去，躲藏到一块石板下边。我双手举起一块石头，向石板猛力砸去，水花四溅，清脆的击石声音在南山谷里回荡着。几条被震死的鱼漂浮上水面，我从河沿折了一根蒿子，剥去叶子，把鱼穿起来，于是我又举起第二块石头……，这一切都是我童年玩惯了的捕鱼游戏。清脆的砸石声在南山谷里回荡着，把一群路过的小学生引过来，他们放下书包，挽起裤腿帮我捞鱼。从这些天真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五十年前的我，他们的嬉笑声，尖叫声，唤回了我的童心。当我们正玩在兴头上时，孩子们忽然都停止了摸鱼，象受惊的小鹿，向岸上望着，然后一个个神色紧张地去穿鞋袜，背起小书包，向村头学校溜去。我猜想，是学校老师找他们来了。这使我的神经也起了连锁反应，也象闯了祸的孩子，去找我的鞋袜。我似乎要伸出手去挨老师的戒尺的责罚。我记得在我念一年级的時候，也常常逃学，约会几个同我一样胆大的孩子跑到小河边，洗澡抓鱼，教我的老师“李圣人”，寻到河边，把我们的衣裤全都收走，我只好光着腚到学校去挨板子……我

记得在我离开这座学校时，李老师翻翻帐本，说我还欠他五十多板子呢！

我刚踏上河岸，就看见一片蒿草的那边，出现一位道貌岸然的长者，从他脸上威严的表情就知是位老师。他没有发现我，还在向那群刚离河边的小学生喊：“都快上课了，你还在那儿不紧不慢地溜达！”当他看见我时，脸上的威严表情马上变成孩子般地喜悦：“大哥，周大叔说你回来了，叫我迎你。”从声音，我才认出来他就是文弟，三十年前他还决心不当“孩子王”呢，看来他已经当大半辈子“孩子王”了。我们连忙往村里走，路上遇见的一群男女青年正在积绿肥，他们见到文弟，都热切地称他黄校长。

就在这时，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迎面走来。她蓬松的白发在风中飘动。这位老奶奶见到我和文弟停住了脚步，阻住去路：“你就是小采柱子吗？”面对路边这些干活的青年男女，她突然呼唤我的乳名，使我十分难堪。我这个小名已有五十年没人喊了，它已被“同志”、“老师”、“作家”等称呼所代替，今天又被这位陌生的老奶奶提起，似乎把我的真魂都叫了出来，我威严的干部架子也被这一叫给叫垮了。我侷促不安、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位老奶奶。“小采柱子，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白给你奶吃了，丧良心的小采柱子！”经文弟提醒我才想起来，她就是母亲常叨念的东头老婶。老婶的大儿子锁柱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生我时，母亲闹奶子，我是吃老婶的奶活过来的。我向老婶问了好，又提起她喂奶的往事，她说：“你还没忘记呀，我左手抱着锁柱，右手抱着

你，你们小哥俩争奶吃打架，你把小锁子的脸都抓破了。我还得向着你……，你是四老股的大孙子，宝贝疙瘩，我们村哪个婶娘的奶你没有吃过？小采柱子！”老婶在讲述中不时地唤我的小名。文弟在一旁总是提醒：“老婶，大哥有大号……”可是老婶还是习惯地喊小名。我想老婶是对的，无论我长到多大，在故乡母亲的跟前总是孩子呀。老婶走近我的跟前，用她昏花老眼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这多年你都跑哪去了，也不往回捎个信儿？”

是啊，这么多年都跑哪去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经过几番折腾之后，我终于回来了，终于回到故乡母亲的怀里来了。故乡啊，请认下你这个亲生亲养的儿子吧。他和你许多儿子一样，为了寻找一个故乡——祖国富强的真理，奔波了多半生，您从他头上的白发和额头道道皱纹里，同样可以找到他对故乡母亲深沉的爱呀！

“游学先生”

我回到阔别多年的玉乡小城，参观一家生产岫玉的工艺美术品工厂。顺便打听一下我启蒙老师李老先生的消息。经过半世纪的人世沧桑，他老人家是否还健在？算来他该是八旬高龄了。李老师的家原住在这座山城的。他年轻时候从县师范毕业后便被请到故乡小学去教书。培养了我们文化落后的偏僻山村第一代读书人。一步入山城的狭长的街道，便听到街边玉石铺里发出的聒耳磨玉声，这是我童年听惯了的劳动音乐，每天我踏着这节拍去上学。今天这悦耳的磨玉声使我想起启蒙课本《三字经》中的一句：“玉不琢，不成器。”我是经过老师的琢磨才成器的！

经多方访听，不但没有寻到老师的踪迹，连他后人的影子也没扑到一个！那位因公接待我的县干部知道我在寻找一位五十年前的小学老师，便介绍说，这座城里居住着一位姓杨的八旬高龄老人，县文化界称他为“活县志”，他可能知道老师的下落。我将信将疑，因为李老师不是什么名人、高士，他怎能上“县志”呢？第二天这位热心肠的干部竟把那